

雷锋是一粒种子

□ 章中林

一个小男孩在泥水里摔倒了，一个老汉把他拉了起来，一个笑话把他逗笑了；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上医院，一个小青年让他在门诊室等，自己为他跑楼上楼下；一个姑娘上夜班回家，出租车师傅开着大灯等在车里，直到姑娘进了家……雷锋，雷锋就在这里。举手之间，为他人一伸手，手心相握，温暖在不知不觉中传递，快乐飞上了脸颊。温暖他人，快乐自己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快乐的呢？

孩子失学了，老人坚持十多年默默资助；遭遇绝症了，青年捐出遗体，帮助了几个人；灾难发生了，没有人逃避，迎着灾难冲了上去……雷锋，雷锋就在这里。很少考虑自己，心中装着他，倾尽所有，不问回报，这是一种情怀。我们一向觉得自己达不到雷锋的那样高度，

雷锋这棵树，只有扎根在人民的土壤才能结出累累的硕果。还记得雷锋的那句名言吗？“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？如果你是一颗粮食，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？如果你是

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的岗位上？”我们都是雷锋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。我们只有接过他的旗帜，汲取他的精神，才能孕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雷锋精神。这，是我们的实践和追求，更是作为雷锋后来人应有的历史责任。

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”平凡的雷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，但是却成了我们民族道德建设的前行者，就在于他心中无我，心怀天下。今天，我们也像他一样平凡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他那样的责任和担当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他那样的奉献和牺牲呢？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因为我们只有拥有了雷锋精神，社会才能更加美好，我们只有拥有了雷锋精神，生活才能更加幸福。



□ 曹化君

花蕊里的蜜蜂

一场夜雨，将天空沐浴得格外澄澈，明净。园子里愈发清新，空灵。花儿万紫千红，争奇斗艳。叶儿也不甘示弱，翁蔚着，一蓬一蓬，缀满青的果，红的果，紫的果。鸟儿们定是五脏六腑都被琼浆玉液般的灵雨浸润透了，声音那么圆润，甜美。

路边的小野花唯恐被冷落了似的，飞扬跋扈地开。红的花，白的花，黄的花，蓝的花。这儿一汪，那儿一丛，蜿蜒的小路被装点得迤逦婀娜。一只蜜蜂飞过来，落在一朵粉色喇叭花上，爬向花蕊，两条细长的后腿向上翘着，不停地抓挠，柔软而迅疾，在喇叭口边缘上一闪一闪，仿若夜空里星儿的眼睛眨呀眨的。凑近了仔细看，蜜蜂的须，细细软软，在窄仄的喇叭底欢快地抓挠，比穿梭还快。直想笑，却又不禁地生出几分疼爱和怜惜。

熠熠烁烁的腿和须臾而停下来，原来，花上的蜜汁吸干了，蜜蜂要换个位置。定是为了节省时间吧，蜜蜂仍然头朝下，倒立着爬转几下，继续它精彩的表演。演一出，心里不禁地升出一种负罪感，蜜蜂那么忙碌，辛苦，哪里有功夫表演？终于将花儿上的蜜汁都吸尽了，蜜蜂从幽深、窄仄的喇叭花底部爬出来，一刻不停地飞向另一朵喇叭花。

我跟过去，掏出手机，对准花蕊里的蜜蜂，接连不停地按动拍摄键，我想把蜜蜂采蜜的每一个瞬间都拍摄下来。

园子里真静呀，啪啪啪的声音听上去震天响。我试探着将手机一点点靠近蜜蜂，越来越近，几乎要触着喇叭沿儿上蜜蜂穿梭般抓挠着的后腿了。然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蜜蜂全然不知的样子。或许它是知道的，顾不得了，心里只有一个意念，采蜜，采蜜。

蜜蜂从花蕊里爬出来时，我将手机收了起来，随蜜蜂走向另一朵喇叭花，专心看它采蜜。

一边在心里有节奏地数着，一，二，三……数到二十七的时候，蜜蜂直起身开始往外爬。在这二十七秒，不，是三个二十七秒，不，是一整个上午，不，直到我看累了，离开的时候，蜜蜂从不曾歇息一下。有时花蕊被别的蜜蜂采过了，它蜻蜓点水般在花朵上落一下，跟着飞向下一朵。

那片喇叭花一朵一朵都飞遍了，采尽了时，我抬脚离开，蜜蜂扇动翅膀飞向路那边的一朵黄色小花。小黄花的茎太细，才被蜜蜂触碰着，便朝地面弯下去，幸亏蜜蜂灵敏，腾地飞起来，飞向前面的花丛去了。

终于懂了，人们为什么总是把勤劳和蜜蜂拴在一起。真想问问它累不累，忽又晒笑起自己。蜜蜂那么小，那么弱，却一直不停地忙碌，怎么会不累呢？顾不得呀，它心里只有一个意念，采蜜，采蜜。

再看向路边的小花，觉得它们不止是一朵朵花儿，不只是用来看的，它们是蜜蜂的一口口饭，超市里的一桶桶蜜。以后，我再也不会掐折任何一朵小花了。

回到家，我把签名档里那句“坐在一朵花里，聆听梦想的声音”删除了。

有个声音附在我耳边说，梦想是一个沉甸甸的词儿，如忙碌，劳累，艰辛，执着……



扶贫行吟

□ 孙晓伟

去年开春，工作履新。
组织选派，精准扶贫。
前往菏泽，攻坚脱贫。
驻村什集，驻地扎根。
抓好党建，促进脱贫。
堡垒旗帜，不忘根本。
两学一做，赶超先进。
为民服务，牢记在心。
芒鞋竹杖，问苦寒门。
精准施策，事必躬亲。
修路安灯，架桥疏浚。
基础设施，连接民心。
扶贫扶志，志在脱贫。
内生动力，摆脱困境。
授人以渔，克俭克勤。
献血造血，成功转身。
扶貧扶智，智慧脱贫。
乡村振兴，人才引领。
山东黄金，以人为本。
捐资助学，教育扶贫。
冲锋陷阵，敢打敢拼。
攻城拔寨，打开富门。
一户一策，一村一品。
产业兴旺，美丽乡村。
工作间隙，赋就行吟。
时时勉励，不忘初心！

长河浪花



曹

风

探春

苗青 摄

讲呗！”被邀请的人就袖着手，不屑地看一眼，说：“您现在的小孩经过啥？我那十岁的时候，经过的比恁可厉害多啦！”于是，一个人的历史就在此牛屋里拉开帷幕。

来到牛屋的人都是本生产队的男人，有老人、有青年，有中年人，有小孩，女人是不来的。因此，牛屋也是一个各种思想论点交流交锋的场所。有文化的，讲讲古；没文化的，互相抬杠，惹来大伙快活的笑声。这里有农民式的智慧，也有乡邻的糗事。有挨饿时村民四罐把干牛屎看成大饼拾起来吃的笑谈；有某人黄河复堤时出河工吃了二筒好面丸子的夸耀；还有某人对失去人生机遇的惋惜……而当他人问起时，当事者却又一副“往事悠悠君莫问”的神情，留下几声叹息……颇有些“剑空弹月下高歌”的意味。

夜深了，火堆的火头渐渐小了，饲养员起身给牲口上料，牛屋的人掀草帘散去，雪光反照，大地一片光明，门外响起“吱吱”的踏雪声，还有被鬼怪故事吓得大跑回家的小孩，远远传来“噗通噗通”的奔跑声……也有些家境不好的孩子，就直接睡在了牛屋的干草堆里，成了他们的冬天庇护所。

牛屋，还是一些乡间艺人的临时栖身地。那些走乡串村的盲艺人，拉着棍、背着脚蹬梆子，结束了冬夜的演出后，就被热心的村人领到牛屋里住下，歇息一下后，就将又开始在冬夜的说唱，给社员带来许多天的古代传奇。

恰应了苏轼的那句话：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。延丰先生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日记中自然包括他在农村所见所闻，以及对村里干部、对时政的看法。

不幸的是，他写日记的事被人告发，村里的造反派贸然冲进他家，最终从他抽屉洞里搜出了他的全部日记，并很快组织人连夜审查，逐字逐句推敲，无限上纲上，很快就公布了他一大堆的“反动言论”，被武断定性“三反分

赵老耿气呼呼地来找村支书，质问：“‘五星级文明户’是怎么评的？‘四陋’成了‘五星级文明户’，我赵家哪样比他家差？”吵嚷声惊动了在附近超市闲嗑的村民，都一起涌过来：

“就是，我们都正纳闷呢！‘四陋’一家几辈人都不孝顺，还跟邻居不和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文明户？”

“人家老耿家庭和睦，还是村里的科技示范户和帮富大王，家里又出了三个大学生，有一个正读博士，人家咋就不够格了？”

“这‘五星级文明户’到底咋评的，咱就不知道了。”

面对大伙的质疑，村支书先是唯唯诺诺，继而怯生生地说：“啊，是这样：村里以为这不是啥大不了的事，就把住在路边的农户确定为‘五星级文明户’，图的是上级领导来了能一眼看到。”

“你们这是好坏不分，让大伙以后怎么做？”

评选“文明户”

□ 张昌伦

到。

“你们这是好坏不分，让大伙以后怎么做？”

“你们是树正气还是兴歪风？”

“你们就这个工作法？”

……

“俺心里就是憋屈！”赵老耿大声说，“孩子们感到恼火，我没法向他们解释，俺就上镇里去问去了。”

“啥？你去镇上了？”村支书慌慌张张靠前几步，心急火燎地说，“你怎么先上镇上问呢？”

到。

“村民到镇上问有什么错？”大伙闻声一惊，原来是镇里的宣传委员赶了过来，冲着村支书问道，“会上讲得清清楚楚，镇里还专门发了文件，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程序评选，你们照办了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村支书一时语塞。

“本来镇里是想树立典型，弘扬正气，倡导文明新风，你这么一做，不是起反作用了吗？”镇宣传委员亮开嗓门斥责。

“镇里就没责任吗？”人群里有个

牛屋往事

□ 张长国



怀念季延丰先生

□ 潘永修

1968年的8月底，我回到农村老家。农村老家虽是生我长我的地方，可这里大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人，读过初中的人很少，更别说找个知音了。正巧，我有一个十岁的侄女，那时正在邻村李垓小学读书。她的语文课老师又是班主任叫李延丰。

那时候，我在学校“闹文革”染上了肺结核，需要静养。可他每次来，几乎都坐到深夜，直至黎明，鸡叫两遍了还不走，而且他有很大的烟瘾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身上总不离烟荷包和卷烟纸（旧报纸）。我也为他买过普通香烟，他说那东西没味儿，不如他的叶子烟来劲。其实，那烟叶都是从集市上买的劣质碎烟。他卷烟的技法极为娴熟，一边说话一边撕纸、倒烟、唾沫一舔，刷刷刷就是一支。他一接一支不停地吸，不停地卷，吸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。

他一边说着对不起，可又不能克制自己。他有严重的高血压症、支气管哮喘、肝脏也不好，每天都要吞下好几种药物，托在掌心里足足半小把。

我于1971年离家参加工作，与他见面的机会少了。延丰先生念我时，经常利用进城看病或卖菜的机会，找我说话聊天。我那天回一趟老家，他只要一听说，晚上不请自到，我们一聊就是半宿。

延丰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大哥在新疆，妹妹们先后出嫁，一家人老少八口，就他一个男劳力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带着干粮与人结伴拉地排车去几百里的外的安阳运煤；寒冬腊月他拖着病弱之躯

生计所迫，他大冬天到各处老旧屋墙根下扫碱土熬硝卖给梁山换几个零钱。他人缘好，毛笔字写得好，又好说话，不逐人，一直到高血压病得两眼模糊时，只要有求，他还坚持为村里乡亲义务写信写春联……

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李延丰得以平反昭雪，并恢复民办教师资格。重新走上课堂，让他欣喜若狂，当即就破费购买了不少教学参考书目。然而，经过多年摧残和折磨，他的体质每况愈下，高血压症日趋严重，全靠药物控制。

看上去他的脸庞很大，红光满面，其实那都是高血压的病态反应。不久，教学的事他已不能胜任，只能在学校做些杂务。

后来连学校也不能去了，只能拄着拐棍在家里挪动。一次我去看他，他坐在椅子上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说出，只有泪眼模糊。那几年，教育部门多

次为名师转正，他因受迫害间断时间长，又是初中文凭，再加病痛折磨，使他在考场没有坚持下来，造成失利；另一方面也是因疾病原因没能参加会考，错过了最后一次转正机会。直到1999年末去世，他都没能转为正式教师，这成为他的终生遗憾。

延丰同志本来是一个很有文采很有事业心的人，却生不逢时，受尽了摧残和磨难，55岁就早早离开人世。所幸他的两个儿子学业长进，双双走上教育工作岗位，他一生未实现的愿望，在下一代身上成为现实。

最最难忘